

THE DEAD DETECTIVE

死人侦探

[美] 威廉·赫弗南 ○ 著 王爱英 丁占罡 ○ 译

THE 死人侦探 DEAD DETECTIVE

[美] 威廉·赫弗南 ○ 著 王爱英 丁占罡 ○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1-28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人侦探 / (美) 赫弗南著；王爱英，丁占罡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43-3608-5

I. ①死… II. ①赫… ②王… ③丁…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2806号

THE DEAD DETECTIVE By WILLIAM HEFFERNAN

Copyright: © 2010 BY WILLIAM HEFFERN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KASHIC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Modern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美] 威廉·赫弗南

译 者 王爱英 丁占罡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www.xdcbs.com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608-5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伴随着强劲的音乐节拍，舞台上旋转的镜面球把片片动感闪烁的灯光洒向房间，这似乎更凸显了舞女身上淡淡的一层汗水。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年轻、轻盈，身材火辣，身穿一件极其暴露的丁字裤和一件小得几乎遮不住乳晕的比基尼上装。然而她台上的舞蹈动作丝毫不能撩动台下观众的情欲，她身上的汗水源自舞台灯光散发的热量而不是任何投入的表演。

达琳·贝克特仔细看着那个女人，并试图想出一个词来形容她的表演。她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梦游”这个词。她希望自己能走上舞台，把那个女人推到一边，教她如何撩拨坐在下面抬头看着她的那些男人们的情欲，教她如何扭动身体，如何微微努起双唇，如何眼波流转发出邀请，如何利用所有这一切，直至他们欲火难耐，悄悄地把手伸向自己的私处。

达琳这样想着，嘴角掠过一丝笑容。但是她当然不能那么做，因为媒体将斥责她的任何过失，正在等待机会打压她的法庭将紧随其后。她应该佩戴脚踝监视器，但她已经能够把它摘掉，这不再是个问题。她被判软禁不到一个月，就与她的缓刑监督官上了床，为此，他答应在两个条件下帮她摘掉监视器：第一，她要一直穿宽松的长裤予以遮掩；第二，她要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样一旦有人问及此事，她可以声称监视器刚刚掉下来。她又是微微一笑，从一开始她就对第二个条件置之不理。监视器就放在她卧室的梳妆台上，不仅关闭了，而且将一直放在那里。对法庭和缓刑部门来说，她待在家里，而且还躺在床上睡着了。

“你好，美女。”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达琳转身一看，原来是那位几乎整个晚上都在盯着自己的男人。其实她也一直在想他何时才能鼓起勇气来接近她，她甚至还向其中一个舞女打听过他，以确信他不是

一个人见人厌的家伙。他看上去非常年轻，又高又瘦，相当英俊，戴着一顶牛仔帽，穿着一双西部风格的靴子，牛仔裤上束着一条宽腰带，上面有个很大的银色搭扣。附近县里四散分布着许多马场，但他身上没有那种挥之不去的马味。一定是个经常光顾酒吧的牛仔，她想。

“你好。”她说道，心想除了装束这人很有魅力。

“我叫克林特。你呢？”他问。

“你认为我是谁呢？”

“几个月前总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个女士。”

“你很善于记住面孔，克林特。我叫达琳，如果你忘了我的名字的话。”

“我没忘。”他露出开心的笑容，洁白的牙齿一览无余，“只不过我从未想到我会有机会认识你。”

达琳让自己的眼里闪出亮光，嘴角浮出微笑，“那现在你有机会了。”

他悠长地、慢慢地冲她点点头。“你喜欢这个地方？”他抬起下巴指着房间。

“我喜欢看舞女。”达琳说，“当然是跳得好的。”她的目光回到舞台上的那个女人身上，微微地摇了摇头，让他知道这位舞女她可不喜欢。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克林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喜欢闻起来性感的地方。”

达琳慢慢地轻吸一口长气，把混合着陈腐的酒水、香烟和汗水的气味吸进肺里。“嗯，确实是。”她说道。

那个牛仔靠近她，“想出去兜会儿风吗？不管你正喝着什么我都可以带上，也许我们可以开车去海滩。怎么样？”

达琳的手开始颤抖。她伸手紧紧攥住手包以掩饰微微流露出来的恐惧，然后长吸一口气，用深绿色的眼睛勾住他。“那会很棒吧。”说完，她微微一笑，那笑容在旋转的灯光下非常迷离。

克林特靠得更近了，“达琳，亲爱的，我向你保证，那将会非常、非常棒。”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中部女子监狱的前门外，哈利·道尔坐在自己的车里，除了偶尔抬起一只手把烟送到唇边外几乎一动不动。他看起来好像在盯着前方的白色砖楼寻找瑕疵似的。主楼狭长、低矮，随意向四周延伸着，一组小一些的楼房坐落在主楼的一侧。这些建筑被十八英尺高的连接在一起的篱笆所环绕，篱笆有两道，中间是二十英尺宽的无人区，每道篱笆上方又有三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在佛罗里达明亮的阳光下，铁丝网的边缘闪闪发光。当然，就像越狱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监狱一样，这里也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成功翻过篱笆的人都会获得带刺铁丝网的馈赠，留下极易被警犬跟踪的血迹。

哈利把车停在路边，放眼望去。监狱坐落在佛罗里达中部的一片荒野之中，四周全是长满茂密灌木丛的土地和沼泽地。这是一片难以穿越的领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一个狩猎监督官曾告诉他，任何一个徒步穿越佛罗里达荒野的人每行进一英里遇到的毒蛇不会少于一百条。尽管大多数的毒蛇会试图让路，但迟早你会遇到一条不能或不肯让路的毒蛇。深一些的沼泽地里还有数不清的鳄鱼，干燥开阔的地方有蝎子和火蚁，树林茂密的地方会有许多种令人不敢徒手面对的动物，甚至偶尔还会有佛罗里达黑豹、黑熊或野猪在那里出没。

哈利长长地吸了一口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然后在一个烟灰快要溢出的烟灰缸里把烟头捻灭。这是他到这儿之后的第四支香烟了。五年前他戒了烟，可从那以后他在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抽烟。

当他再次望向监狱时，注意到站在大门内的两个看守正盯着他。几分钟后，门开了，其中的一个看守缓慢地朝着哈利的车走过来。这是个

高个子，瘦骨嶙峋，大鼻子，嘴唇又薄又紧。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走起路来有点僵硬，好像被紧紧捆住后准备反抗似的。他的手按在枪套里的格洛克式自动手枪的枪托上。正是这种有点借此恫吓对方的架势让哈利差点儿笑出来。

哈利放下驾驶座旁边的窗户。那个看守止住脚步，眼睛扫视着汽车内部，最后目光落到警用对讲机上。

“你是警察？”看守问。

哈利举起他的盾形警徽和证件，看守弯下腰凑过来查看。

“皮内拉斯县，”他说着，微微咧嘴一笑，“这玩意儿在荒郊野外没多大用。”看守脸上带着傻笑和一丝不相称的傲慢，这令哈利讨厌。哈利身高六英尺一英寸，身材相当魁梧，肌肉发达，动起手来会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可人们常常误判他。他只有三十一岁，但他粗犷的面孔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褐色的波浪形卷发和柔和的绿眼睛令他显得几近温顺。然而他一开口讲话，这种误判通常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猜你没有听见我说话。”看守厉声说。他移动一下重心，握紧枪托，显然被哈利毫无反应的行为激怒了，“我说过了，在这儿，皮内拉斯县没多大用。”

哈利看了一眼那个人的名牌。上面写着“L. 博顿斯”。“L”代表什么？”他问道。

看守迟疑着，不确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会让他失去对局势的掌控。最后他做出了让步。“莱罗伊。”他说道，后两个字读得很重。

哈利点点头，然后用一种缓慢、轻柔、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那么，莱罗伊，如果我从车里出来，夺过你一直玩着的手枪，然后从你这个浑蛋头上八英寸高的地方把它甩出去，你觉得这有多大用呢？”

莱罗伊目瞪口呆，脸色灰白。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等……等……他妈的一……一会儿。”

“不，是你等会儿，莱罗伊。然后调转你的瘦屁股回去工作。我给

你看了我的警徽，那已经足够了。所以，滚开！快他妈的给我滚开！”

“那……那……你也滚开！”莱罗伊怒气冲冲地说。他迟疑了一下，寻思着该怎么办。随后他又骂了哈利一句，迅速转身，向大门走去。

哈利看着他走远。莱罗伊一开始看起来有点泄气，但他随后板起后背，昂起头，又加大步伐。这有些虚张声势，哈利觉得这不过是做给那个依旧从门内向外观望的看守看的。

十分钟后另一个人出现在门口。他高高的个子，略微超重，凸出的肚子悬在腰带上面，衬衫领口上佩戴着条形警官领章。他叫沃尔特·李·霍林斯，哈利与他相识十多年了。

“你好吗？哈利。”他走近车窗时招呼道。

“我很好，沃尔特·李，你呢？”

“还过得去。不必容忍像莱罗伊那样的浑蛋时会好一些。他刁难你了？”

“他存心找麻烦，我刚好没心情奉陪。”

“他不该那样，尤其是你给他看过警徽后。你给他看了证件，对吗？”

哈利点点头，“他用警用对讲机问了我，我就给他看了。”

“我想也是嘛。不管怎样，他正在大吵大闹地发牢骚呢。”

“对你？”

“噢，不是，他不敢。他正跟警监嚷嚷呢。警监是新来的，比较年轻，几乎跟莱罗伊一样蠢。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回头有人会找你说这事。”

哈利再一次点点头，“谢谢你，沃尔特·李。”

“噢，也许你正想问吧，你妈妈仍然在里面，依然健康。假如你改变主意想见她的话，我可以特别安排，绝对是悄悄的。”

哈利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沃尔特·李轻轻拍了一下车顶，径直回监狱去了。

哈利看着他走了以后，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周围的风景上。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么多年来这里几乎没有变化。他每年来这儿一次，总

是在他弟弟吉米被谋杀的祭日这一天来。这么多次了，他从未去看过他母亲。他只是看一看囚禁她的地方。这个行程是必需的，也只有他能够完成，因为他还活着而吉米却没有。回家的路上他会在吉米的墓旁停下来，告诉吉米他们的母亲还在狱中。

“我会确保她待在那里，吉米。”他年年都会向吉米保证，“我会确保她到死都待在那里。”

哈利·桑托斯和他的弟弟吉米死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佛罗里达州一个又热又潮的早晨。两个男孩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在他们死去的那个早晨，他们坐在家里的厨房里等着妈妈过来与他们一起吃早饭。吉米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的开心果。隔壁邻居有个三岁的小孩，在后院玩耍时会日复一日地唱同一支歌。此时，吉米正在模仿那个小孩唱着歌。那是一首关于一只蜘蛛和一支喷水嘴的简单、稚气的歌，但是吉米的手势和表情把那个三岁的小孩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哥哥哈利发出阵阵笑声。厨房对面，他们的妈妈露西微笑着看着他们的滑稽动作，然后转过身背对着他们把四片安眠药碾成粉末。她把粉末分成两等份，放进两杯新榨的橙汁里，然后把杯子端上餐桌。二十分钟后，两个男孩失去知觉，露西把他们拖进车库，并排放在地上，紧挨着她用了五年的雪佛兰车的排气管。当两个男孩昏睡时，她仔细地把他们的手交叉在胸前，把银色的小十字架放在他们的额头上，用手巾蒙上他们的眼睛，然后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望着自己创作的景象。慢慢地，她眼中流露出喜悦之情，她转身快步走向汽车，打开驾驶座旁的车门，坐进去发动了引擎。做完这一切后，她随手关上车库门，返回房间。她拿来折叠的毛巾塞在门底，以封堵住汽车排出的尾气，然后笑了笑，拿起她的《圣经》，步行两个短街区，去了她每个星期天都去的福音教会教堂。在那里，她拜倒在圣坛前的地板上，就在一块巨大的描绘着三个十字架、象征基督受难之地的彩绘玻璃窗下面，她祈求上帝把她的儿子们送入天堂的静

谧之中。

在露西祈祷的同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从她的房前走过。他听到车库里汽车发动着，便警觉起来。他敲敲前门没有得到回应，急忙回家拨打了911。几分钟后两个巡警来到现场，他们强行进入车库，发现哈利和吉米跟他们的妈妈离开时一样躺在那里，他们赶紧把两个孩子抬到外面。他们都停止了呼吸，也都没了心跳。两个巡警呼叫紧急救护支援后立即开始对他们实施心肺复苏。哈利——由于年龄大些，个儿头也比实际年龄高大——在急救医士赶到之前就被救活了。而吉米又小又矮，再加上很虚弱，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露西·桑托斯从教堂一回到家，就被以谋杀儿子吉米和蓄意谋杀儿子哈利未遂的指控而被捕。在讯问中，她承认给两个孩子下了药，并把他们放在她的汽车旁边的地板上，发动了引擎。她告诉拘捕她的警官说，她这样做是确保她的儿子们能在天堂等着她。当被问及缘由时，她说六月四日是她三十三岁的生日，好像仅此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该案法庭指定律师所聘请的一位精神病医生推理说，露西，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在他三十三岁生日之后不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埋葬的，埋葬三天后又死而复活并升入天堂。他说露西相信上帝选中她走同样的路，而她不想遗弃儿子们，把他们丢给陌生人照管。

正准备将来竞选州长一职的州检察官告诉媒体，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宣布他将争取判处露西死刑，而且要让十岁的哈利作证，证明其母亲在谋杀他们之前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内神智都一直十分清醒。哈利，由于受到佛罗里达州官方的监护，立刻成为媒体的宠儿。记者们像野餐时的海鸥一样猛扑下来，轻而易举地操纵这个孩子说出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话语。几个儿童福利工作者试图加以阻止，但被州检察官推向一旁，因为他坚持认为哈利是在他所在政府部门的监护之下。由于这扇门敞开着，媒体得到了它们想要的新闻，同时也让这位州检察官得到了他恰好想要的东西。《圣彼得斯堡时报》的头条新闻便是：十岁儿童欲置妈妈于

死囚之中；而《坦帕论坛报》发出的声音是：哈利称杀手妈妈必须去死。

最初的一连串骇人的引述和评论过后，这个故事就从报刊的头版位置转移到了后面的版面。在随后的一年里，直到准备开庭审理之前，该案件已经相对平静下来。到那时为止，被州检察官严密控制的精神病学的证据已经开始形成。该证据表明露西·桑托斯患有精神病。在开庭审理的前两天，州检察官把哈利带在身边召开记者招待会。在那里，在媒体的包围下，他宣布辩诉交易已经达成，露西将被送入监狱度过余生。当十岁的哈利被问及对此决定以及不必为母亲作反证有何感想时，这个被检方精心辅导过的年幼的孩子，用非常迷失、非常空虚的目光看着记者，声称他已做好作证准备。然后他停顿一下，完全脱开了为他准备好的台词，说道：“我就是要确保我妈妈永不出狱。”

哈利的母亲被判刑三周后，他所在县的有关部门对他的长期寄养做出了安排。寄养家庭的姓氏为道尔，父亲名为约翰，他的朋友都叫他约柯，是克利尔沃特警察局的一名警官。母亲名叫玛丽亚，是一个用无限的爱和海军陆战队军训教官的效率照管家庭的古巴人。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两年后约柯和玛丽亚·道尔向法院申请收养哈利，认其为子。哈利没有异议，法院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哈利从不了解自己的生父，那只是一个他模模糊糊记得的男人，一个间或进入他母亲的生活、逗留一会儿然后又离去的人。他父母从未结婚，到吉米出生时他的生父就永远消失了。

哈利在道尔家待了十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关心道尔夫妇，但他从不允许自己爱他们，或把他们视为父母。他对他们的感情更多是尊重和感激，因为他们慷慨地给予了他关心与爱护。但哈利·桑托斯·道尔从不信任任何人，在与他们一起居住期间，他不锁上卧室门就不入睡。

哈利三点半到达皮内拉斯县司法长官办公室，他把他的无标志警车

停放在警方车辆专用车位后，直奔后门，因为从那里可以直接到达他的办公室——位于二楼的命案侦查部。他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十二点，这意味着如果晚上太忙，他可能需要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但这对他来讲不算什么。他的同事们由于多数有家或有恋人，都尽量避开这个时间上班，但这是他最喜欢的轮班时间，而且，最复杂的谋杀案也经常在这个时间发生。发生在白天以及午夜后的谋杀案，总是像地滚球一样，变成简单的、一眼就能识破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罪犯常常手里仍然拿着凶器，站在犯罪现场。那些案件谁都可以处理，而哈利喜欢的是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案件。对其他命案侦探而言，如果这位死人侦探喜欢更加复杂的案子，喜欢为此投入额外的没有报酬的时间，他们无所谓，因为侦探工作本身已经足够棘手、足够危险了。

自从哈利被派到命案侦查部后，他们就称他为“死人侦探”。哈利做巡警时对自己的过去一直相当低调，但是一来到这个部门，他的秘密立即被泄露出来。侦探们善于记住案件，尤其是那些大案。五年前刚刚二十六岁的哈利被提拔到命案侦查部时，一些年纪大一些的警察仍然记得两兄弟谋杀案。他们还记得，是克利尔沃特警察局的一位名叫约翰·道尔的警官，收养了那个被救活的孩子。由于警察幽默的病态性，哈利的新名字“死人侦探”立即流传开来。

哈利从南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县警察局工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了他养父的影响，因为他养父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从未透露过的原因：县警察局负责侦破全县大部分的凶杀案，而哈利有一个强烈的个人追求——终其一生，追捕凶手。

哈利走近警察局的后门时，看见一个又小又瘦的人影从一棵茂密的菠萝树后面走出来。那人穿着一件特大号的篮球衫和一条松松垮垮的篮球短裤，头上戴着一顶迈阿密热火队的篮球帽，稍稍歪向一侧。尽管那男孩眯眼看着午后的太阳，哈利一看他的个儿头和身材就知道，那是他

最喜爱的十二岁的小帮匪，卢比奥·马迪。

“嗨，道尔。最近怎样？”卢比奥打招呼道。

哈利把手放在眼前遮住阳光，看见卢比奥正对他咧着嘴笑，这是一种有感染力的笑容，而哈利则故意板着面孔。“你最近怎样？你这个小黄鼠狼。”他说，“你怎么没去上学？”

“学校放假了，哥们儿，已经放了三周了。你在哪儿上的学？也许北部的学生还在上课，但佛罗里达的学生不上了。”

“我以为你得上暑期学校呢。”哈利开着玩笑，大家总是拿卢比奥的功课开玩笑。

“嗨，哥们儿，我这么聪明的人哪儿用上暑期学校啊。你知道的，那是事实。”

“你只有一样东西聪明，那就是你的屁股。”哈利回敬道，“那才是事实。”

“不许你贬低我。你再这样，我可跟你没完。”

哈利把手放在卢比奥的肩上，亲切地捏了一下。两年前，在调查一起古巴冰毒毒贩的谋杀案中，他遇到这个孩子。卢比奥当时只有十岁，为那个毒贩放哨，所得报酬既有现金也有毒品。那个毒贩一直试图让卢比奥染上毒瘾——他已经成功地让其他许多人染上了毒瘾，那是他确保那些孩子依赖并忠诚于他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构成了他抵御警方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卢比奥把得到的毒品卖掉，并把得到的钱给了他母亲，他以为这样可以阻止她去卖淫，结果却是徒劳。哈利像朋友一样地帮助他，并说服他回到学校上学。一年后，哈利发现自己正在调查这个孩子的母亲被谋杀的案件。她的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人发现，生前曾遭人殴打，身上被刺十四刀。该案件像地滚球一样，最后以她的皮条客被捕和判刑告终，这给了未成年的卢比奥又一致命的打击。现在他与祖母住在一起，不管何时只要有可能，他就向警方——主要是哈利——兜售信息。

“那么，你来这儿是要跟我一起吃一顿过了点儿的午饭，还是什

么？”哈利问道。

“都不是，”卢比奥说，“我有事跟你说。”他说话时，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戳向地面，俨然一副黑老大的派头，但是他那浅褐色的面孔，水汪汪的褐色眼睛，和从帽子下面钻出的几缕卷发，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任性的小天使。这次哈利忍不住笑了。

“那么你弄到什么消息了，大能人？”他问。

卢比奥一直用手和肩膀强调着他的话，“嗨，你知道住在我附近的那个女人被人杀了吗？那个吸毒成瘾的老女人？”

“知道。那不是我的案子，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嗨，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案子，哥们儿。这个案子归那个跟你一起工作的、又高又瘦的家伙管。那家伙的搭档是个胖胖的、非常刻薄的浑蛋。”

“韦瑟斯和班尼武度，”哈利说道，“他们怎么了？”

“嗯，他们认为是那个有毒瘾的老女人的男友干的。”

“但不是他干的。”哈利说。

“当然不是他干的。”卢比奥又笑了。

“但你知道是谁干的。”

“你说对了。”

“那么是谁干的？”

“你告诉那个皮包骨的警察——但不要告诉那个刻薄的胖警察——他应该调查住在她隔壁的那个老太太，那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杀了她？”

卢比奥摇摇头，“不，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有毒瘾的老女人正在抢那个老太太的社会保险金支票，被老太太的儿子看见，把他激怒了。”

“这事你确定吗？”哈利问。

卢比奥把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戳向地面以示强调，“这是事实，哥们儿。你调查完就知道了。”他抬头冲哈利笑道，“你知道，你应该办这个

案子。用你具有的那种能力，你能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破了。”

哈利忍住笑容，“那是什么能力？”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跟死人说话的能力，你从死人的眼睛中看出东西的能力。因为你自己死过一回。”

“谁告诉你的？”

“我听其他警察说过。”卢比奥笑道，“我听你们警察说过许多事儿。”

“不过，那事儿却是个童话。”

“是，是，我懂。”卢比奥说，“你只是不想把那事儿透露出去。”

哈利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沓钞票，从上面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递给那个男孩。“把钱用在正经地方，”他说，“买几本书，给脑子充电。”

“是，是。”卢比奥说。他耸耸肩膀，显出一副硬汉的样子。

“这周晚些时候来见我，我们去吃点东西。”哈利说。

“我会的，我会的。”

“不，你不要来了。不过，你自己看着办吧。代我问你祖母好，告诉她我不定哪天会去调查你这个淘气鬼。”

哈利看着那男孩径直穿过停车场后，转身走进大楼。他到命案办公室，找到约翰·韦瑟斯并把卢比奥的意见转告给他，但没有解释他从哪儿得来的信息。韦瑟斯看起来对这一信息并不那么感兴趣。哈利决定不敦促此事，至少在他们逮捕那个男友之前不必这样做。

哈利的第一个小时用在工作上，他坐在桌边查阅着前一天所结案子的卷宗。那不是个特别令人满意的案子——一个老人在一起令歹徒失望的抢劫案中被杀害。哈利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追踪到了凶手。案犯原来是住在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不允许养猫或养狗的养院里的一个少年。这是一个真正罪有应得的人没有输，而其他所有人都输了的案子。对面屋子里传来的一声大喊打断了他的思路，“道尔，到这儿来。”

他抬头看见命案侦查部的队长皮特·罗克正一边返回办公室，一边用手指示意哈利跟过去。当哈利走进队长的办公室，罗克已经坐在桌子后面了。办公室里有两把供来访者坐的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迷人的黑发女郎，二十八岁到三十出头的样子。

“道尔，见见你的新搭档，”罗克大声说，“这是维琪·斯塔诺波利斯。她是新来的，刚从性犯罪侦查部过来。她也说可以跟任何人一起工作。”罗克分别看看他俩，然后摇摇头，“我们要看看她能否跟你一起工作。天知道，还有谁愿意跟你搭档。”

哈利忍住笑容，说道：“谢谢队长。”

“不客气。”罗克转向维琪，“哈利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喜欢长时间工作。他那样发疯工作时你不必试图跟他一样。不过跟他一起工作你可能学到几手，包括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就像他进来以前我告诉你的一样，他似乎有一种特殊才能，咱们可以称之为对凶手的直觉——这种直觉有些人觉得有点神奇。他的其他搭档曾经说过那些死人……会告诉他什么事情。”他长长地看了哈利一眼，似乎在等待某种确认。看到哈利没有反应，他又把注意力转回到维琪身上，“他也是个极其讨厌的家伙。”他严厉地看了哈利一眼。罗克是个大块头，长着一张方形的胖脸，一头不听话的黑发和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他的声音与以往一样粗哑，言辞尖锐，切中要害。“我接到女子监狱的一个电话……监狱的一个队长说你恐吓他的一个手下。”

“那不是什么恐吓。”哈利说，“那家伙是个故意找碴儿的蠢驴。我只是让他明白我知道他是个蠢驴。”哈利的眼中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我猜他投诉我了。”

“对，他投诉你了。”

“那证明我说对了，他就是个蠢驴。”

罗克怒视着他，“下次，当你告诉某人你要把他的格洛克手枪从他头上甩出去时，尽量笑得友好、热情些。那才是良好的公众形象。”

“是的，长官。”

罗克摇摇头，似乎这次整个谈话都毫无意义。他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些文件，准备继续工作。“带维琪去大房间，把她介绍给大家。你对面的桌子空着，对吗？”

哈利点点头。

“现在归她了。”

事实证明，把维琪介绍给其他侦探是个轻松的任务。她身材高挑，曲线优美，褐色的长发几乎垂到肩上，一双灰褐色的眼睛让人痴迷，鼻子笔挺，嘴看起来有一点点大，有一点点勾人魂魄。在罗克办公室时，哈利一点都没注意到这些。现在，看到同事们那么惊叹地凝视着维琪，哈利也不由得打量起她的美貌来。

大多数男性侦探虽然热情过度但很有礼貌，而教会了他们尊重他人的是该部门唯一的一名女性警官——迪沃·沃什。迪沃负责分配案件，是个大块头的黑人妇女，这屋里半数的人都可能被她踢过，也许超过半数，由此她轻而易举地让大多数侦探规矩起来。但仍有几个例外，其中的一个现在跟着哈利和维琪回到他们的办公桌旁。

尼克·班尼武度是个满头银发、腰身肥壮的好色之徒。由于他曾经行为堕落，而且向他告密的多为衰老的妓女，因此被同事们誉为“皮条客尼基”。他还有一个名声，就像早些时候卢比奥所说的那样，是个刻薄的浑蛋。此刻他正忙着扮演办公室情人的角色，但维琪似乎一开始就看透了他。

“那么，维琪，宝贝儿。”尼克刚开口，他的话就被切断了。

“不要叫我宝贝儿。”维琪说道。她冷冷一笑，语气坚定地补充道，“我有枪，而且枪法不错。”

尼克防守似的举起双手，“嗨，亲爱的，我只是——”

“也不要叫我亲爱的。”